

督

記

清白士集卷十八

梁玉繩

警記一經

王德柔云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余三時學暇每有所得輒聃筆以備遺忘短書瑣語積久遂多刪存爲警記七卷或免誚於心聲庶不全乎耳食非敢傳之好事祇可自怡他日卽以供覆瓿所弗計也戊午三月穀雨後二日

卷一 經九十四條

卷二 經一百條 檀弓剝義十八條 說文傳經附證十五條

卷三 史百八十八條

卷四 史一百七條

卷五 子八十五條 列女傳補勘二百十九條

卷六 詩文八十四條

卷七 雜事九十六條 日本碎語十六條

孔仲達易正義序業資九聖時歷三古依繫辭犧農黃帝堯舜

爲五加文王周公孔子爲八其一似宜屬禹或據魏淳于俊

說數燧皇爲九然高貴鄉公已折其妄見魏志或謂夏有連山

殷有歸藏指羲農黃帝堯舜夏殷文王孔子爲九不數周公

者父以統子漢藝文志云人更三聖是已但正義論以連山

歸藏爲神農黃帝之易不取夏殷則夏殷又不在仲達所稱

九聖中矣隋書經籍志曰易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別有三

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志禹敘九

疇自當數禹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

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眞孔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之別記豈得遽斷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曰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與經解全而保傳篇及漢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保傳漢書說苑全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竝以爲逸經恐非也文子左此毫釐於彼尋丈辭義畧全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不當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駟謂出易緯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遜齋閒覽全雲

莊禮記集說仍之蓋見易通卦驗

乾卦疏以漢高祖生秦世隱泗水爲亭長是潛龍勿用之象釋
全聲相應一節云周時獲麟爲漢高之應東漢尚讖緯故何
休注公羊據緯解經甚至以夫子之春秋因欲授漢高預作
彼是漢人或藉以求道通仲達何爲乎書孔序疏曰緯文鄙
近不出聖人前賢其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易正
義論曰緯文鄙僞不可全信仲達闢緯見此兩條其餘多附
合康成據緯爲解亦言緯是孔子所作非惟自相乖異抑亦
誣其祖矣史稱穎達正義雖詳博其中不能無謬冗學士馬
嘉運駁正其失當世服其精惜不傳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哀九年
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弔帝乙之元子則帝乙者微子

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可疑也故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紂
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康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
姓名章亦全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嫁妹
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
陰之從陽女之事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
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郎國公主銘帝唐降
女天乙歸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尚書左
傳史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
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湯之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異安
得移天乙作帝乙耶檀弓疏以帝乙卽祖乙亦非

坤之六五程子以爲羿莽鳩武非常之變

因學紀一引案鳩非婦人

亦非天子

詳人表

奈何儕於羿莽武墨唐臣之諛僞周者每以

女媧爲比故仍其說耳

頤卦疏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此晉傳休奕口銘患作禍
困學紀聞引疏患又作病二語亦互易

大畜豮豕之牙鄭讀牙爲互甚是互字俗作牙故譌周禮牛人
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爾雅釋獸豕子豬豮豮則豮是豕名
卦象言柔能制剛猶豮豕之懸於互也

震卦億喪其王注億辭也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鄭義爲長億
喪其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全一句法五爻億無
喪有事亦然

中孚豚魚注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隱蟲二字
頗新吳草廬謂豚魚是江豚將風則出舟人稱爲風信故中
孚取象焉似勝王注

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邯解云莽皇帝名升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

見漢書王莽傳

如此說經可發一噓

宋韓元吉作繫辭解朱太史經義考云已佚案南澗甲乙稿繫辭解序淳熙戊戌五年年六十一始作此解閱再歲而僅成十年正月因序而藏于家自謂得聖人之意蓋无咎爲尹和靖門人與朱子友善呂東萊其壻也問學有自來矣

南澗云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歐陽公謂文言非孔子全篇繫辭非孔子作皆漢時講師之說二公之言不全如此吾從南澗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不知孔疏何以云然蓋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鄉方注仲達誤引之以爲

教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恒卦立不易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

韓伯繫辭注洗心曰齊防患曰戒二字詮釋最明

雜卦晉晝也明夷誅也虞翻云誅傷也王注本義全孫履齋示兒編云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此亦一解

顧氏日知錄疑易林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案後漢書孔僖傳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篆所作易林也又方術傳許曼祖父峻字季山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是作易林者不止焦氏矣妹婿許周生孝廉云名慶宗德清人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

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爲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爲
或後來有所躡入耳又月令疏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
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
此又今本易林所無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僞作其真者不可見蓋久逸矣

或謂安國

得古文祇讀而寫之未嘗爲傳似未確

但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引

安國說宋裴駙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教釋子注云穉胄
聲相近於夏紀引孔墳墟注云墟疏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竝

見真孔傳歟

福州陳太史壽祺云此條似有誤何晏引孔論語注亦與尚書無涉

汭之爲言內也則當云水內曰汭而孔傳於禹貢五子之歌俱
解汭爲水北蓋水北曰汭出小爾雅然北字不如內字爲明

確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汭爾雅上脫小字閭百詩謂蔡誤記孔傳爲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詩篤公劉箋疏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爲山名

攷桓水有二酈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孔疏據漢志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而西傾在隴西臨洮則初發

西傾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之山桓水出焉此是酈注非經

也一水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桓水無涉後讀閭百詩尚書

疏證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爲之說宋葉

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

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

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

戎字之譌最爲了當

蔡仲默於禹貢三江引唐仲初吳都賦注本之水經注廿八卷
乃庾仲初也仲初名闡作揚都賦見晉書文苑傳世說文學
下篇唐當作庾吳都當作揚都此蓋傳刻譌舛未必蔡氏之
誤而注仲初之賦者是南齊庾杲之見水經濡水注胡朏明
禹貢雖指以仲初爲杲之則眞誤矣

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
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
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啟元年從
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
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明府云名若豫
州之雒从佳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溷而一之耳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閒世呂覽召類說苑

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爲禹誓蔡中郎集銘論又云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岐也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夏商周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湯征一篇今存史記殷本紀中未嘗亡也不知尚書何以脫去

唐白居易作湯征補亡

見長慶集

宋令狐挺作補湯征

見西臺集

狐公墓誌銘

皆未之考耳

太甲上篇疏謂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案呂不韋書但有伊尹並無伊摯

商中宗太戊在位七十五年三代以來天子享國未有如是久長者其後唯春秋時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外此無之

高宗彤日祖已曰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謂高宗蓋對天而言
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蓋紂爲獨夫故
以民目之也

微子篇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引作孩子解之曰紂爲孩子時
微子睹其不善之性長大爲亂不變也字義竝異蓋今文家
之說

伏生尚書泰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僞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今
亦不傳余嘗疑史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

說見史記志疑

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泰誓文或卽眞泰

誓乎

孟子所引是眞本

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爲句鄭云
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斷用字從上句甚

清江先生集卷之十一
是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戒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蓋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禁稍弛矣見文帝紀注至魏文成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見魏刑罰志金本紀是又不關羣飲之故與古異

胡氏皇王大紀云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閑于乃邑謀介至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之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相屬也此言吾甚慙之

周官篇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服則並畿內數之然攷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數干畿在內唐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出古文自相乖異閭百詩以爲僞誠然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坊記注中蓋孔疏誤也古人著書亦不能無誤如周禮鬯人注引曲禮誤爲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爲樂記康成尚爾何況他人呂刑告爾祥刑墨子尚賢下篇引作訟刑

逸周書師曠謂太子晉火色不壽晉亦自言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蓋年十七而卒乃通志氏族畧王氏注云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恭爲司徒則非早卒不立矣與周書異鄭志

本于唐書宰相表

宗恭作宗敬

恐不可信

詩免置序言美賢人衆多案墨子尚賢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
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
也書大傳謂閎夭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禮約爲朋友豈全
隱海濱歟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太公泰顛爲一人妄也

許周生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
凡重文于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
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蓋本文止書委
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考工記斲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
安鄭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
水去利也又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斲注
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

亦祇重讀而于經文竝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作二爲議矣

幽風狼跋其胡載鼃其尾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又何至如狼之跋鼃樓攻媿荅楊敬仲論詩解書引蜀人楊少卿民望之說最爲得旨楊云狼之遇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鼃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

攻媿又解小宛桑扈六語云蘇黃門古史序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

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意差矣

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竝作蔡辛公蘇成公

井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貨志八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說惟康成箋詩不全詳甫田篇孔疏似鄭義爲長

韓奕云韞韫淺幘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裸注虎豹之屬

恒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褕是豹與鹿皮亦名淺爾雅虎褕毛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微序以爲刺厲誤案此詩若但肅微已身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大雅列板蕩柔桑刺厲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卽位在宣王十六年孔疏引史記作三十六年誤平王十三年卒而耄始

作詩其去幽滅于戲之歲已星過一終更溯厲汜于彘之前
歷七十餘載何煩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譌也蓋平王元非中
興令主徒以冢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于洛外有犬戎攜王
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
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王託
言自儆耳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
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亦既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
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爲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
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祇以自警則以九十五
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
楚左史意在儆子亶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不及
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

吳志孫權云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補賜

墨子尚賢中篇引周頌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
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
之明與天地同常豈周頌亦有逸篇邪疑是古說詩者之辭
以爲周頌體不類

魯頌駉駉牡馬顏黃門家訓書論篇謂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
牧顏氏從江南本以牡馬爲良馬近盧抱經學士注家訓載
段懋堂明府說據周官馬政謂顏氏有牡無牝之言非也許
周生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全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
馬非季春則不在牧禮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
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
北史崔浩傳論蠕蠕云牡馬護牧牝馬戀駒浩居北方習知
馬事是以能分別言之又周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蓋

三牝一牡詩人但言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氏所釋與段君所駁似皆未審牧馬之必爲牡馬而不兼牝馬也

商頌荆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牝牛于荆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攷周初始滅地人中國熊繹其再封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不知卽此三百篇抑各有詩三百也

淮南子時則訓注引詩因鼙鼓洋洋未識於三家何屬王氏詩攷無之呂氏春秋季夏論大二篇注俱引作辭辭

逸詩所見甚多大抵皆秦漢以前之書惟集韻類篇引詩云佞人如蟬莫知所出

汪應辰薦鄭樵狀云年踰七十篤學不倦著有詩傳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夾漈之詩傳今不傳然

前人嘗譏其師心自用不知而作獨朱子從其說文定于朱子爲表叔故亦稱美之

儀禮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釋曰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作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蓋音全通借賈氏以春秋求車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宜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年並有晉大夫嘉父亦非

鄉射禮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古文與爲豫釋曰三賓已上客其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吳氏廷華云豈有文無武而得與飲射者或有疾不與耳衆賓亦不得止言三賓方氏苞云三賓或有老疾而用爲表儀者故不能與射則聽之愚謂矍相之延射旄期稱道不倦者亦在位則方氏甚合衆賓或有奇

無耦或比耦之餘雖有二人而行輩相懸皆不可爲耦故不與也此說盧學士采入儀禮詳校

賈公彥周禮廢興序曰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朱氏經義考百六十八引賈云古文春秋者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攷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乃以爲孝文孝武何也

周禮凡官不論尊卑皆有府史胥徒獨大司馬之屬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九官無之未詳其故鄭賈亦不言及方萬里續古今攷以爲缺文或者是歟

天官膳夫六清及漿人食醫六飲皆謂水漿醴醕醫醢而玉藻但言五飲有酒無醕醫蓋五飲卽是六飲文義之省爾醢粥爲醴曰醫寒粥曰醕故玉藻以酒易醫而以醢兼醕醢清粥

也陳氏禮書言是異代之禮方萬里謂當闕疑似未然

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全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外府注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案漢食貨志莽造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賈疏以布貨一項當鄭所說布十品以錢貨一項并前所罷之錯刀契刀後所改之貨布貨泉當鄭所說泉十品似曲疑注中十品上有脫字

九嬪注婦容謂婉婉而內則注以婉爲婦言婉爲婦容孔疏牽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

九嬪注言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鄭以意消息別無明文可證後儒多以爲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儻值祭祀無齊居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不能徧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非必徧嘗之

疾醫九藏注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爲九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及胃膀胱腸膽爲九蓋并大腸小腸二府爲一故增膽一府兩注似宜從鄭莊子齊

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乎胃爲水穀之府
尤爲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地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是古有冥婚之事故立法禁之然
漢以前其事未聞直至曹魏時武帝子沖亡甥甄氏亡女合
葬明帝女淑亡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唐肅至忠殤女與
韋后弟洵合葬遂有發壟歸柩之恥此皆嫁殤也若遷葬則
無之宋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
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魏書穆崇傳隋唐書懿德太子
傳肅宗子俟傳皆有冥配事

春官樂師注鄭司農云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
無怠無凶賈氏不知所出馮少洲詩紀謂是辟離逸詩未曉
從何案據

夏官馬質禁原蠶注以爲傷馬而淮南子泰俗訓以爲殘桑二

說不全宋史儒林孔維傳早蠶之後重及晚蠶之繭出絲甚
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
小司寇上服下服之刑當卽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爲劓
墨下爲宮別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蓋上下應以罪
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大戴禮千乘篇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盧景宣
無說孔檢討廣森補注云殷衆也殷書蓋戶籍之名引周禮
司民爲證所解甚合廣韻上聲二十八獮云簡籒今人戶版
籍也簡音牽上聲猶殷書矣

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孔氏補注

畸倚也歸安嚴九能

名元照

云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楊倞注

倚奇也魁大也謂偏僻狂怪之行倚魁卽畸鬼矣畸人見莊
子大宗師釋文引李云奇異也方言虔儇慧也自關而東趙

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鬼慧也畸衰也盧孔說恐未當

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全稱爲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政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上句九十字宜刪

姜氏蓋據白虎通攷黠篇

釋文引或本八十曰耄與秦詩毛傳全說交釋名爾雅注及易詩釋文並全詩爾雅疏引鄭易注亦云年踰七十也惟左傳僖九年杜注依馬融服虔謂七十曰耄疏引爾雅舍人注云年六十稱俱非

人注本公羊何注公羊疏引曲禮作七十曰耄蓋用馬服說而誤爲曲禮

嬪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徧考經傳從無以死爲嬪之文

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爲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呂氏春秋作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灰字必炭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爲炭可互證

淮南時則訓亦譌作灰

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天文時則竝與禮記全孔仲達謂說者多家皆無明據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奉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角于夏卽疑禮經傳習不無承譌嘗著鹿角記爲之辨論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之麋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否解角令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脫角或雙或隻政與節候相叶

竝將新脫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爲之頓釋說文有訓麋爲麋
鹿之語名苑又稱大者曰麋然三者實迥然不全北人知之
而南人則弗能辨是以輾轉滋疑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
資已詳爲著說以辨竝交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卽行改麋
爲麋俾信示四海無仍昔誤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卽呂氏春秋也其異文

不止此卽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全孟春鴻雁

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而呂作候雁北

淮南子時訓訓則易通卦驗全

來爲北不獨鴻爲候也季春置罟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

罟翳爲弋而呂作畢弋置罟羅網

淮南全

是有罟字也毋悖于

時母或作爲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譌而呂固

有此四字也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衆雨而呂仍作淫

淮南

全不作衆也仲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而呂作欲靜無躁也

畢氏輯校云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淮南作慎身無躁

百官靜事

毋刑注云今月令刑爲徑

淮南全

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

伐蛟取鼉登龜取鼃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榜人而呂仍作漁

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爲田而呂仍作四也

淮南全孟秋

民多瘡疾注云今月令瘡疾爲厲疫而呂仍作瘡疾也

淮南全

孟冬乘步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而呂

仍作步也命太史贊龜筮注云今月令曰贊祠祠衍字而呂

作命太卜禱祠龜策無贊字也

淮南作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亦無贊字

季冬

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畢校本以爲

後人所益刪去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複不作腹也及百祀

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

淮南全

惟孟夏王瓜

生瓜爲苦

與貫通

無休于都休爲伏季秋挾矢以獵獵爲射孟

冬固封疆疆爲疆鄭注與今呂本合

淮南及獨斷御覽六百八十二引漢官儀並作

固封

案孔仲達說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

者爲今據鄭目錄則禮記月令卽鈔合呂氏春秋十二月紀

之首章竝無先後今古之分仲達之言殊無所據又鄭與高

誘全時所見呂覽亦不應異全若是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

漢時太史所上月厯非呂覽也

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是

東漢自有所行月令矣

曾子問曰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鄭注靈公先桓子以魯

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但出公奔魯在

哀公十五年冬閏月經書於十六年正月相隔十餘歲安得

遭桓子喪乎

文王世子載錫齡之夢余深所不信墨子明鬼言鄭穆公見句
芒神錫壽十九其妄政全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璫案論語瑚先于璫包咸鄭玄
竝稱夏曰瑚商曰璫賈服杜注左傳皆言夏曰瑚朱子亦從
舊說疑明堂位誤也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樂記人不耐
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此以耐爲能也他
若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游能寒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
暵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馬不能冬西域傳不
能饑渴是以能爲耐也亦省作而字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
翔本作而墨子尚賢下篇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尚全中篇
聖王唯而審以尚全竝是能字高誘注呂子淮南多以而爲

能禮運疏謂耐不安寸爲誤殊未然

禮器不麾蚤注訓麾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杭堇浦太史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鄭解恐未必是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麾不敢搔爬玉藻所謂手容恭也蚤爲搔之

譌耳

搔蚤古通非爲也

祭法曰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魯語衰作興一以祀棄爲湯一以祀棄爲禹似當依祭法禹棄全時無故廢柱而以全時人易之恐無此理

郊特牲祭義皆云禘有樂而嘗無樂案祭無不用樂者商頌那詩歷敘敔鼗鼓管磬庸舞而終之曰顧予烝嘗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卽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管象舞武夏非秋祭用樂之證歟

祭義朔月月半或謂上月字乃日之譌非也朔月卽月朔倒文

爾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今本多譌作朔日

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韠全案考工記函人掌爲甲韠人掌爲鼓無論二官非祭時所有事而甲吏當是函人若韠人不稱甲吏也竊疑煇乃烜字之誤秋官有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執其役者以甲士爲之蓋祭祀亦用兵爲衛

學記良工四語列子亦有之云是古詩解者謂良冶鎔金補器其子亦緝皮補裘恐其業不全非肖似習學之意弓箕便一例矣黃東發張氏載曰良冶之子不見異物而遷裘當爲毳沙土之範模可備一說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畧全而疏引鄭易注與禮注迥異

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燕章及坊記疏引鄭志

詩周南召南譜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脫爾史記樂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並有陝字又日本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尤足證今本之缺

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又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端衰無異等乃以爵之貴賤爲輕重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因子貴而父遂不敢主其喪乎此其所以爲雜記也

全謂山與方義溪帳子別有說

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其行事無所表見惟少連一見於論語嚴九能云嘗購得日本人物觀所著七經孟子攷文補

遺一書前有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足以見君子之澤數千年而不斬也

雜記陽童某甫注尊神不名爲之造字此果周禮歟今世赴祖父之喪有造別字者是以殤待之也

雜記諸侯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御柩以茅歸安鄭氏謂茅不可御柩疑當爲旌聲之譌也此說恐非喪大記亦云大夫御棺用茅士用功布不可爲譌蓋茅之爲物古人尚之其用處頗多故傳曰前茅慮無軍行猶以茅爲旌識則御柩獨不得以茅爲麾乎

坊記陽侯殺繆侯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汜論繆侯是夢侯之誤矣

蒲盧有三解鄭注中庸本爾雅以爲蜾蠃朱子取沈括以爲蒲

葦夏小正十月亥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盧也

郭注中山經又以爲蜃蛤

緇衣引尹吉卽書咸有一德篇名古人每意改之如國語以康

誥爲先王之令周書爲西方之書左傳以仲虺之誥爲志爲

傳稱五子之歌爲夏訓荀子解蔽稱大禹謨爲道經乃僞古

文勦入虞夏書也

楊評事荀注非

至墨子明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爲

周書以夏書甘誓爲禹誓恐不可據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獲本又作獲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

貌似欠明確案淮南兵畧云詘伸不獲五度高誘注獲誤也

則隕者墮其所守獲者誤於所從

祖父母爲大父母見禮深衣陸德明音大爲泰則俗作如字讀

者非

清白士集卷十九

梁玉繩

警記二經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覩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丘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隱元年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當以杜注爲正

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以爲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爲天子之大夫交殊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檢討奇齡春秋毛傳及春秋條貫篇謂卽鄭大夫尹氏公與偕歸者此一

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鹵莽斯論頗愜然此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

尹氏之解明季本有此說毛吳襲之耳

五伯齊桓爲盛然竊怪莊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天子蒙塵惟鄭號是賴凡三年而後定不知霸主安在迨廿七年因天子之請始伐衛以討立頹之罪何其緩也

春秋莊廿八年大無麥禾三傳全文而漢五行志上引經作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敷衍耳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以其爲狄所殺故也亦猶魯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所未及

僖二年晉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墨子非攻篇俱引之而莊

子胥篋呂氏春秋權勳淮南說林並作晉對獨韓策作唇揭

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較勝

楊升菴云揭音

楚成王取文嬴二女

左傳

晉文公納嬴氏

傳

皆以甥女爲妻

者可謂無別矣嗣後妻甥者漢孝惠取張敖女章帝取竇勳

女吳孫休取朱據女俱楚顏晉重作之俑也

高麗德宗欽以

其妹也惠宗王武以長公主妻弟昭後謝位爲光宗見東國史畧外裔無責焉矣至魏末傳謂何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全母妹裴然之已謂其非也見魏志曹芳注

左傳紀聞者六

僖七年文元成十七

皆在冬末獨文元年閏三月

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爲非

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

近歷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

置也攷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月梁書武帝大同九年閏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二月癸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簡撰左常侍薛莘碑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炙硯瑣談引元仇遠詩閏正月過二月來溧陽溪頭花亂開則此兩月未嘗無閏矣其他尚多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恒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已前卽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

順治七年閏十一月見明史曆式輯傳

文二年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注周書也疏云周志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案此語見逸周書大匡解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爲策書杜預以爲馬搃前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李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卷囊書當贈鞭惟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僅見此條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杜注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位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聲姜適後三月而薨遂以爲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行志夫蛇果爲姜出何必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公十八年而終也

不封莒太子僕左傳以爲季文子國語以爲里革似當依國語

以斷害泗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辦此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爲公幼妄也成公之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卽位之初已十九年則公卽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公年三十餘矣尚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爲質於楚卽公衡之年當亦不幼而況成公哉

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鄆公穀二氏謂鄆以莒公子異姓爲後故書滅異姓爲後古今全禁犯此禁者實自鄆始嗣是無代無之不可勝舉最可怪者三國吳朱然實乃朱治之甥子本姓施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畝孫策乞爲嗣後治卒然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不知何以不許也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蓋師遁馬還而樂

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

晉平公禱河稱曾臣彪禮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以曾孫爲曾臣殆如史扁鵲傳號君不稱寡人而稱寡臣皆變文之僅見者注疏謂曾臣猶末臣謙辭非也穆天子傳曾祝佐之亦全斯義

襄廿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攷春秋及史記鄭簡公元年當晉悼八年言九年者蓋以厲公末年爲悼公之元也而八月據傳是五月

閻百詩云觀禮全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爲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于平公定公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

或謂周自景王以下實然乃昭十五年爲景之十八年何又
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未必盡得當時之真

見尚書古文
疏證卷四

余亦有二疑焉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三傳皆以不稱姜
氏爲貶絕但貶絕當不稱夫人不當去姜氏且元年以後凡
書姜氏者九書小君文姜者一稱氏稱諡何以又不貶絕乎
春秋於魯夫人皆書聽惟文夫人不書以其出也而昭夫人
孟子及哀母定姒獨變薨言卒其義安在

昭七年傳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明月二字甚別康成注檀弓

徙月樂曾用之因考內則日期朔而食之左傳僖八年後期

月

或謂當解作
月一也

論語期月而已可也梁徐勉疏送終之禮殯

以期日兩漢書及三國志中屢稱旬月之間又漢書翟方進
傳旬歲新唐書王毛仲傳旬歲至大將軍後書何敞傳旬年

之間西南夷傳少年間又戰國魏策旬五之期謂十日五日
昭十年宋平公卒疏引諡法內外賓服曰平逸書諡法解平諡
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

昭十二年楚子革言穆王周行天下觀史遷述西巡忘歸事及
穆天子傳益信國語內史過謂昭王娶房后丹朱馮身生穆
王頗荒誕難信然尚書稱丹朱慢游是好穆王似之豈果有
怪行者必有怪徵耶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以淮坻韻不切云淮當爲淮據孔疏
是劉炫說孔陸糾之以爲荀吳非齊人何意舉齊地淮水嚴
九能云淮當讀如圖釋名淮園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
顏延年詩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江淮去國還故里迷門樹蓬
藜淮藜爲韻政合古音

吳氏韻補叶
盧欺切非也

與左傳全顧亭林謂淮

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誤案字書無从佳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

昭十四年南蒯將叛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爲南蒯家臣夫蒯固季氏家願受盟而疾興注以老祁慮癸爲南蒯家臣夫蒯固季氏家臣豈家臣復有臣乎服虔以爲二人季氏家臣蓋亦仕于費者然又安知非費人中之豪家巨族哉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不足爲異

昭十九年鄭子言雲龍水火名官服虔因揆出雲龍配五色水火配四時之號孔疏斥其虛而不經是也董舍三岡識畧言闖賊建設僞官衣服以雲爲級一品一雲至九品爲九雲服說幾類是

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且曰兩足不能相

過衛謂之輒夫繫爲靈公兄輒爲靈公孫不應全名而又因公孟之足不良遂附會爲說

左昭七年傳孟以輒名者如衛繫之足不良

出公輒鄭公孫輒豈皆弱足乎說文耳部聃字注云耳垂也

春秋傳秦公子輒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此又一說繫傳本作秦公子聃聃者其耳下垂蓋引鄭公孫輒字子耳而誤者楚費無極譖卻宛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爲詳可補傳之畧然以爲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宛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矣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

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閒注全杜從鄭衆云甲也呂

子察微注全

當是高詩兩注之異

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羽

服注與賈許合案應瑒關雞詩芥粉張金距庾信詩芥粉搥春場王褒詩猜羣芥粉生劉孝威雞鳴篇翅中含芥粉梁簡

文帝詩芥羽忽猜儔褚玠詩芥羽雜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之義芥羽之法詳載周去非嶺外代荅其說云養雞者割截冠綏使敵無所施其觜其芥肩也末芥子糝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賈服之義乃鬪雞之常法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介芥古通王氏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爲芥杜預循其誤妄已

昭廿八年叔向母言羿滅后夔子伯封案夔典樂唐虞何以其

子當夏太康之世殊爲可疑

昔人曾言九官之夔非取豷妻之后夔

金仁山謂

傳載伯封事是誣也路史稱禹命伯封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雖未可爲據然亦不應有封豕之目

定四年柏舉之戰左穀作舉公羊作莒蓋古以音全通借故水

經江水注江夏有舉洲舉口庾仲雍江記作莒酈氏非之以爲得其音而忘其字欠考

定九年衣狸製注裘也哀廿七成子衣製注雨衣也二注異解孔疏皆訓作裘蓋製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訓言狸故以爲裘言雨故以爲雨衣若如孔疏則成子救鄭在八月前豈衣裘時乎與周禮司裘疏言夏至祀地服大裘全謬

定九年如驂之靳釋文曰或作如驂之有靳非而詩小戎釋文及說文繫傳引左氏云如驂之有靳

哀六年楚昭王卒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杜云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十六年圍公陽穴宮負王如昭夫人之宮杜云昭夫人王母越女杜兩注皆本服虔

見史楚世家集解

後注誤也昭夫人乃惠

王適母越女是妾不得稱夫人又列女傳謂越姒句踐之女

許從昭王死先自殺則安得惠王之母乎

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此有一無二之寶也乃哀十四年傳衛公文氏求向魋夏后氏之璜豈流傳不止一璜耶

屬鏤之劍鏤字釋文音力俱力侯二反是二音皆可讀也荀子成相作獨鹿蓋聲之轉

哀十一年仲尼謂孔文子云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間也與對衛靈公語全而其時前後各異當是兩事

左傳一國之人前後全姓名者昭十二年周殺甘悼公之黨陰忌而廿六年又云陰忌奔莒以叛成十八晉右行賈辛昭廿二又有賈辛宣十二楚屈蕩襄廿五又有屈蕩莊六年衛甯跪哀四年又有甯跪隱五年鄭洩駕僖三十又有洩駕蓋皆兩人也至晉之梁弘一見桓三年一見僖卅三相距八十三

年疑亦兩人而高澹人春秋傳姓氏考以爲一人未知何據
魏樂詳從謝該問左傳疑義撰樂氏問七十二事杜畿爲河東
太守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畿第三子寬字務叔有春秋
左氏傳解元凱之學蓋有自來其序中未嘗一及又元凱注
左多本服氏乃序中歷稱劉賈許穎獨不及服何也小顏注
漢書其序例無一語及顏游秦顏昭甫顏幼輿並見真卿文忠集亦
可異許周生云西晉時治左傳者皆宗服氏故有寧道周孔
誤諱言鄭服非之語元凱序中云歷舉劉賈許穎之違若并
及服氏則學者必羣起而爭又將如王子邕之疲於酬對矣
其時服義盛行政如今之胡傳若謂元凱意存掠美萬無是
理近王光祿鳳喈至以攘竊詆之抑何不諒古人之甚也

文選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天子經畧土地定城國制諸

侯畧分界也疑是左傳逸文朱氏經義考逸經一門只載通典博士徐禪議一條

何邵公言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六十國不可爲法者皆棄而不錄也此說甚僻卽以公羊證之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霰星如雨不修春秋謂未修之魯春秋也則孔子之據魯史而作明矣有何百二十國寶書乎

公羊桓五年疏說縣興致仕云日在縣興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縣興致仕也亦有作車者案漢書韋孟詩天子我恤矜我髮齒縣車之義以洎小臣蓋全此解然漢以來人臣致仕則賜安車駟馬故薛廣德縣其安車傳子孫以爲榮乃別一故事不可牽引作致仕縣車

解證竊疑安車惟大臣得賜矣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現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于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全國初劉思敬文從繆協之說檀弓原壤節疏言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孔仲達錯信爲真爾謂助陳恒九謬

僖三十三年宰上之木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見編謂冢宰字相近而譌錢詹事云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

禮經皆不言神主形制唯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或曰

尺二寸公穀文二年注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

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全

楊疏及左昭十八年疏引

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山海中山經又云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合此四說可得古作主之制

宣六年傳周狗謂之葵注以比周解之似未確爾雅郭注引作

善狗周有善義杭堇浦太史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盧宋鵲

孫頤谷侍御云宋本爾雅注作害狗害字是博物志亦作害

狗蓋嚴顏異文

廣雅猛害也故云害狗而周與害篆文相似故字又相通書君庚帝制禮編衣引作帝周

宣十五年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何氏所言不知何時之法與王制及漢書食貨志異

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迎注迎出表辭猶先也錢詹事云

古書从彳从辵之字往往相通則迥卽徇也左傳帶其斷以徇于軍卽出表之意許周生云何解卽暗用禮記不爲魁之義耳

穀梁僖三十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全方言云倚畸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荀子脩身篇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書五行志作畸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氏解作殘暴似未允嚴九能云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曲禮曰已孤暴貴五代史記安重榮傳起於軍卒暴至富貴大戴禮保傳曰秦無道之暴盧花暴卒疾也荀子富國篇暴暴如正山楊注卒起之貌呂覽察今篇擁水暴溢高注卒也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也竝全斯義

穀梁合經論南宋時浦江鄭綺所撰竹垞經義考云已佚余嘗於吳興書船見之凡十二卷索價頗高其時以未辨真僞且鈔手甚惡遂舍去至今以爲恨

國語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山海西山經孟山多白狼白虎郭注引外傳作虎謂虎名魑魍疑今本鹿字譌

魯語臧文仲如齊告糴曰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又曰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豈魯兼祀大公乎注家皆不甚明晰

晉語趙衰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案左傳戰城濮時卻縠佐中軍狐偃佐上軍胥臣佐下軍先且居何從廁身其閒亦不應與其父全時爲卿也

楚語鬬辛謂其弟懷曰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

比以來未之失也直稱先祖之名恐是作傳者失檢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憤馮亭之不遂兮惜去疾之遭惑呼名不諱可乎

左國記事多異文體亦殊傳多謂國語非正明作甚是

見哀十
三疏田

學紀聞六引
劉炫說全

卽如漢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

二十篇竝佚不傳豈出二子之手乎

孝經疏辨康成未嘗注孝經其驗有十二以荀景及范蔚宗言

鄭注孝經爲非攷御覽四十二寰宇記廿三卷沂州費縣有

南城山後漢書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

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

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裔孫所作也今西上

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裔孫注孝經處

則康成曾注此經而成于後人之手荀范之說不可盡非公
羊昭十五年疏引鄭稱孝經注當別一人或謂卽康成裔孫
恐不然許周生云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
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
書亦無孝經儉答曰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
置據此則鄭注孝經晉宋皆無異說疑之者自陸澄始至唐
劉子玄乃暢言之

稱官侍中常爲魏明帝傳見續漢書與服志注及魏志文帝紀注

論語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東周策竝以爲
三姓女朱子從說苑善說以爲臺名翟晴江教授云以管氏
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
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案晏子春秋雜
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

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
子外儲左下及難二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
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晴江以爲地名審矣史記公孫弘
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

宰予晝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

繪畫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隋人所注論

語謂晝當作晝李習之筆解亦以爲晝寢筆解有韓退之評語蓋李所作而韓

評之以爲韓作者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未迄注于蹟今雖茫則非韓作明矣許周生云南史何

尚之傳顏延之以酒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

視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本皆作晝寢無疑皇疏引珊瑚公

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

切磋之教范甯亦云託夫弊跡以爲發起蓋與論短喪全意

此賢牖世之心可謂苦矣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晝當居外
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畱意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
解則當云晝居寢不得曰晝寢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皇邢二氏俱引琳公云此八字通爲一句
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
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王伯厚引王無咎謂互鄉在亳州鹿邑縣閭百詩四書釋地續
以爲未足憑案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卽古互鄉孔
子所謂難與言者攷漢志合鄉縣屬東海顧氏方輿紀要曰
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
項城縣北一里恐非

舜五臣中臯益異族以爲父子者妄也

辨見史記志疑

後漢書馮衍顯

志賦臯陶釣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宋書符瑞志史時爲禹卜畋得臯陶墨子尚賢云禹舉益于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可得二人發跡之概

太宰問於子貢孔安國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案莊子天運稱商太宰蕩商卽是宋韓子說林有子圖見孔子於商太宰事又云宋太宰貴而主斷內儲說上又有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事而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一段與論語

政合則當屬宋也康成以爲吳太宰詔非

檀弓有陳太宰詔閭百詩謂當屬陳

漢書杜鄴傳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樊遲問孝子告之以無違而又言事之以禮閔子蓋能如是故稱爲孝後漢范升傳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與杜鄴之解全此漢人相傳之舊訓也

集解引陳羣謂閔子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人
不得有非間之言其論孝哉之義較淺矣

周衰於東遷而子曰吾其爲東周何也孫氏示兒編云此是反
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宜復爲東周之衰乎頗勝舊注蓋本
伊川之說

作者七人包咸注以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
輿實之疏引王弼謂卽逸民引康成謂七爲十字之誤夷齊
虞仲辟世者荷蓀沮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邑者荷蕢楚
狂辟言者案論語舊本作者七人連賢者避世四句故解家
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孟子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
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錯任棠云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
之論逸民傳序云絕塵不及仝夫作者而李賢黃瓊傳注與

王弼全蓋皆本于應劭風俗通其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
逸作者七人也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
七人程子說全岐頭別論似均未足爲據必求其人包注爲
允

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爲難能攷春秋襄十
九年仲孫蔑卒廿三年仲孫速卒則莊嗣獻子僅四年蓋有
合於三年無改父之義也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又字季諡惠而柳下之稱未知是邑是
號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書宰相表云食采柳
下遂爲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莊子盜跖釋文一
曰邑名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
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畧注竝全其

說以爲居于柳下也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如戰國策稱梧下先生陶靖節稱五柳先生之類

趙氏孟子題辭曰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陳士元孟子雜記云今孟子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蓋趙誤算也翟晴江作四書考異余與翟公對數之實凡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字較趙多六百九十四較陳少三十一經本流傳古今不無小異未敢遽以舊說爲誤

時日害喪書湯誓害作曷

古字通用

趙注云害大也書傳無訓

害爲大者王栗臣孝廉

名庚期

云疑大乃益之譌誤脫其半耳

匡章孟子所與游者陳仲子孟子所惡者而高誘注呂氏春秋不屈篇以匡章爲孟子弟子注淮南汜論以陳仲爲孟子弟

子似皆誤

放勳曰孫氏音義云丁音駟或作日誤路史後紀亦作日字則以爲放勳之言者非也

無罪而殺士章注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案二語見漢書梅福傳上句作哉鵲遭害僞疏謂出史記以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歎

數語當之謬矣

余嘗辨四罪四凶非一科頃讀三國志杜恕傳考課疏有云殛鯀而放四凶別鯀於四凶之外可見是兩事元凱乃其子何注左以檣杌爲鯀乎

堯九男淮南泰族全而呂氏春秋去私求人二篇隋書王劭傳竝云堯有十子趙岐數丹朱在九男之內故曰八庶無事不見于堯典高誘謂丹朱庠子不在數中蓋以九男皆庶子史

記堯紀索隱引皇甫謐亦稱庶子九人則趙氏八庶之說非
歟莊子盜跖篇堯殺長子釋文載晉崔謨云堯殺長子考監
明路史後紀言朱之兄考監明先死不得立庶弟九是堯不
止十子矣又呂去私及王劭傳言舜有子九人亦俱無考

楚史檇机釋文於左傳序及文十八傳爾雅序並音檇徒刀反

案杜注檇机頑凶無儔匹之貌則當音直由切八愷中檇戲

陸德明顏師古俱音疇

革昭音桃非

漢藝文志公檇生霍去病傳

檇余山師古皆音籌

史索隱檇余音桃非

可互證也

西子疏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獻之吳王夫差大
幸之每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史記無此事不知出何
書西域記謂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政和類又不虞之
興章注引尾生陳不瞻事偽疏亦以爲史記之文云其事繁

不重述邵武士人殆不信世間尚有讀史記者

校人乃掌馬者猶圉人云爾周禮夏官有校人左傳哀三年校人乘馬命校人駕乘車可證也乃孟子注以校人爲主池沼小吏不知何據豈因有畜魚之事而誤歟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種子產位上卿執國政固宜有掌馬之人矣

負芻之禍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以負芻爲人名僞疏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更爲迂曲余謂此猶左傳芻蕘之難云爾總之不離草竊者近是

孟子述獻子之友五人而忘其三國語趙簡子言獻子有關臣五人豈卽孟子所謂五人歟然以爲關臣與不挾貴之指不合獻子蓋友之而不臣之也又新序刺客篇獻子荅韓宣子曰吾有二士顏回茲無靈似可補孟子所忘之二但獻子卒

于襄公十九年安得逮見顏子恐亦不可信

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貞子宋卿陳侯周懷公子爲楚所滅故無諡與史不合又以孔子爲陳侯之臣案此時孔子已過宋至陳何以主于宋卿之家若以貞子是宋卿出奔在陳則春秋傳無其事若以司城乃宋官故屬之宋而春秋之世官名變易彼此襲稱政不得泥宋以武公廢司空爲司城之說曹君未聞有名司空者哀七年傳言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況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是陳固有司城之官矣安得以爲宋卿左哀十五陳有公孫貞子杜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通志氏族畧四謂陳有司城哀公之子公子勝爲之勝見左昭八知貞子是勝之子也貞子爲陳湣公臣湣公蓋有二名史名越孟子名周而周之諡

潁史年表世家可證何言見滅無諡至以孔子爲陳臣更非在陳絕糧并難言公養奚爲臣之有

蕒稗僞疏禾中之莖草也案蕒通作稗爾雅作蔣注蔣似稗布地生穢草疏云蔣亦有米細小莊子蔣米之在太倉是也稗說文禾別也廣韻草似穀而實細則蕒與稗判然二種疏旣誤合爲一而又以莖草當之尤爲失考莖名莖蕒爾雅莖蕒蔣藎乃別一種草名非蕒非稗亦非生于禾中

小弁序謂太子之傅刺幽王而孟子趙注以爲伯奇之詩疑齊魯韓三家有此說猶曹植令禽惡鳥論以黍離爲伯奇弟伯封作也論衡書虛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漢書中山王勝聞樂對言伯奇流離比干橫分亦引詩憂老數語趙注政全必非無據若僞疏以伯奇爲宜曰妄矣伯奇尹

吉甫子後書黃瓊傳注引說苑又以爲王國子未聞

述齊桓葵止五命不但與公羊僖三年陽穀盟詞及管子大匡霸形所載異并與穀梁僖九年葵止之令詳畧不全似當以孟子爲定

杞梁妻善哭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之屍於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云遇於郊檀弓云迎柩於路說苑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故崔豹古今注曰都城也似當依齊城解乃馬縞中華古今注以爲長城貫休詩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寰宇記平州盧龍縣秦長城東西長萬里杞梁妻哭城崩得夫骨卽此城也時代懸隔誕謬之甚

或指齊長城然
此公時未築也

二女果說文作嫫趙注果侍也與許慎解全僞疏云釋果爲侍是惑於許說而誤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似以果字屬下句謂實若固自有之愚案周禮大宗伯曰攝而載果小宗伯曰以待果將注果讀爲裸古者饗祀王后全獻疑此果字是瓊裸之義

爾汝者賤簡之稱也故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世說載孫皓爲晉武帝作爾汝歌帝悔之魏書陳奇傳游雅嘗衆辱奇或爾汝之隋書楊伯醜傳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則雖敵以下猶不可乃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之告太甲呼爾者四呼汝者二

僞書
倣古

箕子爲武王陳洪

範呼汝者十有三金騰呼三王爲爾者六洛誥呼汝者七立政篇呼爾者一詩卷阿言爾者十三又民勞王欲玉汝蓋古

之君臣尚質不相嫌忌所謂忘形到爾汝也

趙注琴張云子張善琴號琴張以琴牢爲額孫師當因俱字子張故誤廣韻云琴姓也文選枚叔七發有琴擊李善曰師擊工琴謂之琴擊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師擊工琴未見他出爾雅釋詁孟勉也郭注未詳近日翟教授作補郭引幽通賦孟晉追羣語爲證案管子任法云高言孟行語在班前至鄭漁仲爾雅注謂孟猶慙未安

釋詁衛蹶嘉也郭云未詳案儀禮旣夕有短衛考工記矢人注有儻衛矢羽謂之衛矢之美在乎衛也蹶見詩唐風大雅二字皆釋經鄭樵爾雅注今時俗訝其物則曰衛蹶與衛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臆說無取

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嚴九能云釋詁訓肇爲始爲

謀此又訓敏始釋江漢詩肇敏戎功之文詩云肇敏卽訓肇
爲敏猶書云謀及乃心卽以心訓謀詩云振古卽訓振爲古
詩云戴弁俅俅卽訓俅爲戴釋訓畇畇田也十四句皆此例
郭注所引似未合

釋訓自子子孫孫引無極以下十六句皆用韻語如七言古詩
此訓詁之創格也趙氏孟子章指效之黃石公三畧引軍讖
內貪外廉至是爲國姦三十句一韻連用惟兩句不韻古書用韻
無如是多者亦奇郭璞注釋訓篇王逸注楚辭皆用韻

釋親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然亦可單稱舅姑坊記曰舅姑承
子以授壻

釋樂徒鼓磬謂之寒郭云未見義所出案釋文寒本或作寒攷
審與譖噍全方言廣雅竝云吃也玉篇難也蓋八音惟磬難

和其聲訕然如人之口吃于言促而不舒也

釋地泰有楊陟疏引周禮夏官職方氏之楊紆改爲楊陟而謂冀州之楊陟卽雍州之弦蒲恐不然也漢地理志述職方楊紆而師古注引爾雅又改爲楊紆豈因音全通用歟鄭與顏皆不知楊紆所在

爾雅釋文云本或作紆字非

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案水經注四十卷霍山下引爾雅大山

宮小山爲霍

爲字舊刻作曰

三十九卷廬江水下又引爾雅宮字霍

字之上皆有曰字豈古本爾雅不全乎全謝山太史謂古人元有二種讀法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非無據也案泚水篇引開山圖潯山圍繞大山爲霍山以例此文則霍上有曰字較爲明豁若宮上亦有曰字作二句讀畢竟未安

釋木髡桐郭云未詳案凡木枝葉凋落曰髡亦謂之桐方言桐

就也注成就貌蓋自榮至枯亦物之一成也

釋鳥與鷓鴣郭未詳案樊孫本與作鷓釋文本作與則卽鷓斯也小爾雅廣雅竝云此類有三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口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鷓鴣必燕烏矣鷓爲頸項之義鷓爲白義詩有女如荼亦言其白

釋畜缺豕屬或疑釋獸豕子豬一條是錯簡許周生云廣雅次第依爾雅六畜篇雖有豕屬而豨豮諸條在釋獸中與爾雅合蓋古人著述不似後人煩密也景純注爾雅自謂沈研鑽極歷二九載然未詳者尚有百數十事偶解一二或可補闕若必備說無遺恐不免失之鑿矣

許周生云經學自東晉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北史儒林傳序曰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

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蓋
南北之不全如此陸元朗南方學者經典釋文不獨創始陳
後主元年其成書亦在未入隋以前故序錄中於王曉周禮
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
頗行之又其書中引北音止一再見似書成後入隋唐亦不
增加故北方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援及元朗於貞觀初
拜國子博士

據舊唐書儒學傳盧紹弓學士釋文攷證

五經

謂元朗之卒當在唐高祖之初者誤也

正義之作未必非元朗創議故正義于易書左傳用王注孔
傳杜注竝全于釋文正義中所謂定本者出于顏師古手本
傳師古之學本其祖介介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
北本師古爲定本時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折服諸儒則據
南本爲定可知也

釋文中亦間引定本是師古所定元朗猶及見之

孔仲達本兼涉

南北學

本傳稱其附鄭氏尚書王氏易

至其爲正義時已有顏氏考定本在

前且師古首董其事

據孔穎達傳

仲達亦不能自主遂專用南學

而北學由此竟廢近乃有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者紹北學

于千載之下不亦難乎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引緯書甚多朱太史經義考有述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又占經引緯曰河圖聖治符曰雜書兵鈴勢曰詩雅度覽曰春秋渾符曰孝經周天七衡八間又曰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朱氏并缺其目豈未見悉達此書耶楚詞王褒九懷株昭云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王逸注河圖洛書緯識文也朱氏亦失載

檀弓剩義

檀弓之文左氏所不逮

見四庫全書

故東坡得文法於檀弓

紀聞十七

嘗教人讀之

梁溪漫志

何小山物始之言

梁書何遜傳

尚未深知檀弓

者爾特記事多失之誣解家又增乖越余愛其辭而病其義
耽誦之餘爲沽說二卷沽者畧也後見徐穆如檀弓通邵鶴
亭檀弓疑問頗與余全因徧攷漢唐迄今駁檀弓之語隨校
隨刪僅存十餘條易沽說爲剩義錄之如左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但
云舍伯邑考者省文耳上言舍孫立子下言立孫其義已顯
左傳潘阝之黨申鮮虞之傳摯竝省去子字淮南汜論曰立
之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史記管蔡世家曰
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孔叢雜訓曰文王舍適立才
注疏謂文之立武王伯邑考見在似皆誤會檀弓之文

微子舍其孫肱

蔡邕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啓生公子朱豈卽

臚之父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史記敘孔子母死在年十七以前恐不可信皇王大紀於周景王十六年書顏氏卒則孔子年二十歷聘紀年書三于二十四歲觀東西南北之人一語似稍近實蓋孔子早有四方之志因母在不敢遠游耳史記孔子三十歲之前已兩次去魯必是除喪而乃出行也

孔子少孤節 周禮冢人墓大夫掌墓地自王公至於士庶辨其尊卑虔數而葬以族地之形勢及丘壟昭穆處皆豫爲圖藏之後須葬者依圖以夾其造營始祖之墓孔子曾祖防叔爲防大夫卒而葬此孔氏兆域當始營于防叔則所謂防墓者先祖之墓也所謂不知其墓者昭穆之處也所謂合葬於防者以孫從祖也蓋孔子三歲失父淺殯於五父之衢迨母

歿而訪求墓位乃得葬親全處爾史記誤以合葬爲母祔父墓後儒竝據以爲說故義有難通余著史記志疑尚仍舊解蓋三妃未之從也 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孟子何以有三妃

歷攷漢書劉向傳後書張衡趙咨傳三國志魏文帝終制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集解後書李賢注文選思立賦李善注山海中山經郭璞注路史後紀十二羅苹注竝引禮記作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宋書禮志第四襲其說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世紀所稱舜妃癸比本於海內北經作癸比氏豈可信哉鄭注引離騷湘夫人九屬乖謬蓋蒼梧之葬本爲妄傳而二妃不從記有明文安得神游湘浦漢地理志陳倉有舜妻冢祠竹書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則娥皇先舜二十

年卒也

育乃其名盲必育之誤

路史餘論引世紀女英墓在商州隨其

子均徙于封所故卒葬在焉斯固事之可信者乃仍襲傳會

或謂二妃葬湘山

秦博士

或謂從巡溺湘水

列女傳王逸酈道元湘水注黃陵廟

碑

郭璞羅泌已辨其非寰宇記百六十二言桂州臨桂縣有

雙妃冢奚足據耶九歌湘靈湘夫人是湘之神靈竝天地奈

何嫁名堯女洛水宓妃一以爲伏羲女

如淳說

一以爲伏羲妃

路史說

似古帝之子動遭水厄多作水神此與山海經注以湘

神爲天帝之二女路史以爲帝舜之二女全歸荒誕矣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

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

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喪服小記哭朋友於門外之右寢門

外也所識於野張帷鄭注引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

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說不全疑檀弓誤未必是殷周異禮蓋師不當哭於寢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魯繆公立于齊宣公四十七年而莊子死于齊宣公四十五年似不相涉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禮運曰三年之喪期不使此後世奪情之所藉口也東漢斷大臣行三年喪吳孫權時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更屬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士喪禮喪大記周禮夏官挈壺氏皆有代哭之文此最可疑昔王秀之

禁子孫代哭以爲喪主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
吾當笑之豈先王制禮教人以僞所見反不如一王秀之耶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 雜記
下篇亦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檀弓上篇伯高死衛節疏
又云無殯當哭諸正寢似皆非也孔子謂兄弟哭諸廟奔喪
日哭父之黨於廟則無論不哭於寢而殯不在廟何以舍廟
而哭於異室乎

陳子車死於衛節 陳子亢非孔子弟子陳亢乃齊大夫陳子
車之弟子車卽左傳昭二十六年之齊子淵捷與陳亢字子
禽音判然不全故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子亢分列五等六
等鄭注誤認爲一人也

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古有兩公輸般如羿後有羿之

比比般與戰國策墨子諸書所稱魯般年數懸隔決非一人故樂府古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唐上官昭容詩公輸與班爾從此遂韜聲

戰于郎 郎當爲郊以字形相狀而誤事見左傳哀十一年若郎之戰在魯莊十年安得有禺人及童汪錡孔疏謂戰郎戰郊俱有汪童之事不亦謬乎又以戰郎是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亦非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 陳棄疾恐非楚公子棄疾後立爲平王者蓋棄疾是時居蔡不在軍中也鄭注陳或作陵疑棄疾卽左傳昭十二年陵尹喜之字

滕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 杜于世族譜謂懿伯爲子服仲叔不及仲孫宅

似以懿伯卽惠伯父仲孫它而注昭三年傳懿伯又從康成
注謂懿伯是惠伯之叔父二說不全以予攷之世族譜誤鄭
注謂敬叔於懿伯爲叔父亦誤惠伯稱懿伯叔父記有明文
則懿伯者仲孫它之弟也故字仲叔疑懿伯無後或辨叔父
之稱對叔弓敬子爲詞猶書言乃顯考爾殊不然仲孫它爲
桓公六世孫叔弓爲桓公八世孫連身數敬叔於昭穆當呼仲
孫它爲從祖安得有叔父之稱孔疏云敬叔于它字子服後
遂爲氏故稱子服惠伯若它卽懿伯豈惠伯以叔父字爲氏
乎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子服仲孫懿伯之子爲子服蓋它諡
據惠伯通志氏族畧三孟懿伯字子服茲仍譜誤孝伯與其姪孟孫羯全諡見襄非諡懿伯也問何以徵之曰
孔疏于子服伯子引世本云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顧
氏大事表高氏姓名考竝據之甚是

晉獻文子成室 注謂晉君獻之謂賀也衛湜陳澧謂君賜臣
不得言獻疑趙武諡獻文趙武兩字爲諡他無所見然以衛
貞惠文子例之不敢遽斷其非若言君賜臣不可稱獻則殊
未然此篇上節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禮器云貴
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君洗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
散爵獻士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古原字作京傳寫譌爲京耳漢太原
郡京陵縣卽九原也寰宇記四十一九原在汾州平遙縣東
七里又四十七絳州正平縣下云九原趙盾葬所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節 史通申左篇謂子
罕相國宋陸於晉以此事爲妄案呂覽召類載士尹池爲荆
使宋見司城子罕不徙南家之牆不禁西家之潦歸諫荆王

不可攻宋因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修於廟堂之上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子罕之謂乎蓋卽此一事而傳聞異辭耳
說文傳經附證

說文引經往往與今本不全顏黃門謂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案古本各有師承所傳多異許氏從賈逵受古學必非無據翟晴江丈嘗著說文傳經證一書甫脫槩而歿今不知落何處余曾附校十數條聊記於此

示部周禮有郊宗石室 翟云周禮未見惟通典禋禘上卷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然左氏傳中亦無 玉繩案舊唐書禮儀志御覽五百廿八引此文竝作春秋左氏說則是周禮者周時典禮非周官書之謂祭酒凡引緯但稱禮或稱周禮也

牛部春秋傳曰宋司馬惲字牛 翟云昭二十年少司寇惲馬字疑誤惲未聞爲司馬 案余弟處素左通曰惲之字不見傳司馬當作司寇豈因宋有司馬牛而誤耶

口部周書曰咈其耆長 翟云微子篇爲其歸周張本稱曰周書或當時嘗有師說然 案後足部引予顛躋仍是商書言部詩曰螽斯羽詵詵兮 案釋文曰詵說文作𦵏此旣引于𦵏之下不應作𦵏而多部不載𦵏字其委未詳

詩曰有識其聲 翟云今詩無王氏詩攷引列于大雅雲漢篇蓋以有嚙其星當之似不可通 案魯頌泮水曰鸞聲噦噦毛傳噦噦言其聲也叔重頗有以傳注當經者疑此卽魯頌文而雜以傳耳

鳥部詩曰鳬鷖在梁 案大雅鳬鷖篇言在涇在沙在渚在淶

在疊各用以爲韻不應有別本作梁小雅鴛鴦在梁曹風維鵜在梁又不應引于鷺字之下梁字必誤

周禮曰孤服鷩冕 案春官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孤之服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則孤當作公

木部書曰竹箭如櫓 翟云今書未見玉篇述說文全 案櫓與箭全音祭酒蓋云讀若竹箭而誤憶禮記爲書耳

春秋傳曰楬而書之 案周禮職幣典婦功泉府皆有書楬之文非春秋傳也

心部唐書曰五品不遜 翟云舜典五品不遜古文作遜 案漢張純陳寵稱舜典皆云唐堯之典此言唐書猶伏生大傳之題唐傳也蓋今舜典乃古堯典不分爲二

詩曰憬彼淮夷 案魯頌泮水釋文曰憬說文作愷此依經爲

憬前瞿部又引爲穢未見有作憲字者

文選安陸王碑注引韓詩作穢

門部春秋傳曰闕門而與之言 翟云莊三十三年闕而以夫

人言闕字句變爲闕門失其旨矣 案魯語闕門與之言蓋

誤涉彼文

土部禮天子赤墀

案漢書梅福傳亦引此文當是逸禮

衛大夫貞子名埜

案衛臣無名埜之人而諡貞子者惟北宮

喜豈喜與埜音近當時有別稱歟

虞書曰塉淫于家

案古文朋作塉閤百詩謂如楚王戊爲薄

太后服私姦服舍之事當是丹朱居母散宜氏喪也